

宽窄巷

宽窄均有度·都市慢生活



2017年8月30日,李伯清在微博上说:“成都好吃的东西太多了!啥子都好吃,就**两样东西千万不要和重庆比,火锅和面!**”

确实,在重庆,火锅是万能的。东北人说东北出饺子,重庆人说拿来烫火锅;云南人说云南出米线,重庆人说拿来烫火锅;广东人说有早茶,重庆人说拿来烫火锅;山西人说有羊肉,甘肃人说有拉面,重庆人说,拿来拿来,全部烫火锅!

在重庆,小面有**嘿多种**。肉丝宽面、鸡杂面、鸭丝面,烧白肥肠面、羊肉面、肥肠面、酸菜肉丝面、豆花面、刀削面、铺盖面。

在重庆,重庆崽儿的**段子**也说得**好赖**。恰恰幽默这种细胞,不是火锅烫出来的,而是有传承和土壤的。

如果从民国重庆算起,报业**老前辈程大千**,就是一个令人敬仰的段子手。除了新闻标题称绝,短篇小说更是幽默至极。

著名散文家、省作协副主席**伍立杨**如此评价这位四川老乡,他的风格不仅是“**莫泊桑+马克·吐温**”,还有契诃夫的哀伤忧郁和高尔基的绝叫愤怒。

1 风趣

糖衣下的爱情 美丽少妇嫁给“铁肺”

自古山城多佳丽,巴山美女有**如云**。

民国重庆,名媛淑女翩翩而来,风流声影冠绝一代。

无论是林徽因、胡蝶,抑或是“渝中四小姐”,流光掠影,终不过是一时风华。

那时的民国,已是一盏陈旧的马灯,昏黄的光线,能够照亮的恰是具有忧国哀民的政治勇气和良心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、中期,重庆《新民报》出现一种特别的文体,备受读者欢迎。

它的作者,乃是副刊名家程沧(程大千)。他的作品故事曲折,幽默风趣,针砭时弊,有极具讽刺的冲击力。

譬如,他写《铁肺新郎》,“一个女人的**一生**,是可以分为**两段的**,前一段是诗,后一段则是散文。”

一位新婚司令夫人,因为丈夫**惧敌谋国而被处死刑**。哪怕她曾经是名门闺秀、学校里的一支花、温室中的一朵蔷薇,铿锵的生活已经过去,接踵而来是一种有组织的平静。

按现在的年龄,她不再是一首有韵味的诗,提前进入了散文阶段。

这个漂亮女人,并不甘于守着丰富的**钱箱度日**,她要找第二个**夫婿**。

当所有人都以为她要**从婚姻竞选者中挑出一个名头响亮的人物**,令人吃惊,她选择了一个“**铁肺新郎**”。

一个肺病到了三期,肺叶烂得像珊瑚根的**国难富翁**。美国名医布里斯已经宣布他的**死期不会超过一年**。

他们的蜜月是在**枕头上度过的**,新郎一面咳嗽,一面说:“我真幸福。”

这就是程大千的语言,和鸳鸯蝴蝶派的哀感顽艳全然**两路**。语言简洁流利,有欧化的影子,但又是善性有节制的,点到为止。

著名散文家、省作协副主席**伍立杨**说,小说写到今天,我们发觉社会背景的渲染越发低落,传人渐少,已是“**骏马下注千丈坡**”。

这种现象,并非文体的**增进**,实际上是观察力的**退化跌落**。程大千的优越正在这里,他的笔触中,社会背景的渲染烘托,仿佛国画**精品**的渲染一样,一层深似一层,一层密似一层,周到妥帖,又不乏**疏松**的透风之处。因为文体的关系,好像裹着糖衣,回味过后,越见其**苦涩**。



李潇雪 绘

程大千 幽默比肩马克·吐温 民国段子手

人物简介

程大千(1912~1979年),原名程沧,笔名“司马汗”。四川华阳人。民国时期先后在重庆《新民报》、南京《新民报》工作。上海版的晚报1946年5月创刊,赵超构与程大千分任正副总编辑。1958年4月1日,上海《新民报》晚刊正式更名为《新民晚报》,赵超构与程大千分任正副社长。

程大千编报之余笔耕不辍,除撰写《重庆客》、《重庆奇谈》、《重庆旁观者》等小说外,还曾发表长篇连载《岳家庄》、《岳云》、《女将穆桂英》、《余赛花》、《四川白毛女》、《罗成》等小说20余种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

有时候**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**,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,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。

——马克·吐温

2 文采

物价容易把人抛 薄了烧饼,瘦了油条

作为“陪都”和抗战大后方中心的重庆,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

然而,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亦异常严峻,一边是**权贵醉生梦死**,歌舞升平,苟且偏安;一边是**饿殍遍地**,流民颠沛。

那时的重庆,《新民报》被喻为《儒林外史》,它以大量社会新闻、文化消息和嬉笑怒骂的作风而受读者欢迎。

《新民报》社址本来在重庆市区通远门七星岗,因1937年和1940年日机大轰炸后,疏散到西郊大田湾。社长是陈铭德,夫人邓季惺是**新民股份有限公司**协理兼《新民报》重庆社和成都社经理。

作家、高级记者张林岚在《腊后春前》中,称陈铭德是一个**刘备型的**报老板,“四川长寿人,长得疏眉朗目,待人恳切。”

那时的《新民报》盛极一时,不仅拥有张恨水、张友鸾、张慧剑、赵超构“**四大台柱**”,还有夏衍、陈白尘、吴祖光、谢冰莹、郁风、丁聪等任**主笔和副刊主编**,郭沫若、田汉、徐悲鸿等在此工作或写稿。

其中,程大千和张友鸾最擅长**诗词联语式的标题制作**,这也是《新民报》特色。

程大千曾给张林岚传授经验,标题既要**讽刺幽默**,又要**蕴藉不露**,过于“**直白直**”不留余地,就算不得**好标题**。

抗战时期,重庆物价暴涨,产品偷工减料,连**烧饼、油条**都纷纷涨价。程大千将一条**物价飞涨**的新闻框了一个花边,仿宋词佳句“**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**”,拟了一条标题:“**物价容易把人抛,薄了烧饼,瘦了油条**”。见报后,读者纷纷叫绝。

不仅如此,程大千还在《某城记事》中,生动描绘了**物价涨跌之怪象**:

由于**抗战热情高涨**,大家贱卖的程度有些惊人,终于使得**官方出手限价**。命令颁布的第二天早晨,两个参议员在市政厅的走廊上**谈天**。

一个说:“你看这些奸商,你不许他**降价**,他就把**烧饼做得比面盆还大!**”另一个说:“我很担心,油条会比**大成殿的柱头还要粗呢!**”

他们甚至讨论了,“**卖猪肉的流氓**,把**猪肝猪油当赠品**;卖牛肉的光棍,竟使用**三十六两的秤**。”

讨论完毕,他们同时叹了一口气,面带**忧民之色**,去吃他们的**不愉快早点**——比桌子还大的**蛋糕**,比牛奶还浓的**豆汁**。

幽默比肩马克·吐温



叹息的姻缘:新寡的司令夫人选中了“铁肺新郎”,他们的蜜月是在枕头上度过的。 绘图 杨仕成

3 写作

泰山崩于前而不惊 唯有这样一双冷眼

著名报人、专栏作家赵超构,曾赞赏程大千的**笔墨**,“题材是莫泊桑的,而其文字的风格则是属于**马克·吐温**的。”

伍立杨则认为,这种**笔墨**后面的心境,则是结合了**契诃夫的哀伤忧郁和高尔基的绝叫愤怒**。一两千字的篇幅里,有的简直是**包袱一路抖开**,或者**起承转合、柳暗花明、盘马弯弓、尺幅千里**,端的是**言外语意还有千重**,篇篇绕着人的**痒处**。

《来风骚》寥寥千把字,写了**战争时期人心流变,情感的出位,发国难财者的影子**,影影绰绰,又有些**清晰,像模糊的铜镜**。

《月下》中**收税人以无畏与智计,拿下持枪劫匪**。都是**两把空枪**,却用**希区柯克式的悬疑**,留下了“**这个杀手不太冷**”的**冷笑**。

《风雨谈》则以**古典散文绘景的手腕**,一路**迤邐**写来,融汇了**小品、时评、调侃**诸笔法,随时**轻松点染中西典故**,然而“**战都千万种的不平**,都交给它**爆炸了**。”读之**胸臆充盈,深重的喏然**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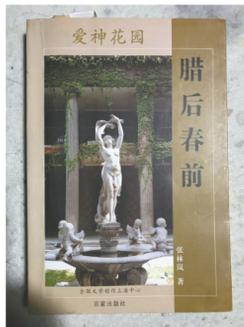
《战都酒徒》素描**几种酒客的行状**,从个人的遭际,从清寒的杯底,看出民族的**哀乐**。正是“**使君慵不出,愁坐读离骚**。”

这就是赵超构在《重庆客(小引)》中评价的程大千,“他**顶喜欢看戏**,看人家在台上表演,而自己则在台下**冷笑**。”

副刊三张(张恨水、张慧剑、张友鸾)之一的张友鸾曾说,“大千那时只有**三十出头**的年纪,他**心情不愉快**不运笔,太高兴了也不写,吃了酒也不握管。不写文章的条件多得很,及至他**提起了笔**,那就**泰山崩于前而不惊**,什么他都不管,整个的生命都交给了那**一支笔**……唯有他才有这样**一双冷眼!**”



程大千的著名小说《重庆客》。



张林岚所著《腊后春前》中讲述了《新民报》创刊始末。



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.thecover.cn

4 好客

妻子是烹饪好手 不怕辣来吃正宗成都味

此时的程大千已俨然**文学行家**,依然没有**闯入文坛**的野心,安心做个**勤奋的报人**。

抗战胜利时,陈铭德计划请张友鸾、程大千分任**南京版日刊、晚刊**总编辑。

接到消息,程大千和张友鸾因为**不耐烦等候机票**,决定改乘民生公司**轮船走水路去南京**。

船到宜昌,听说**长江下游**还有**水雷没清除**,船不能走。他们只得**上岸走一段陆路**,又改坐木船到**汉口**,走了将近一个月,12月才到南京。

陈铭德久候两人不至,已经另请其早年合作者、外号“**麻哥**”的曹仲英主持**南京社**编务。等张友鸾、程大千赶到南京,眼看**新民报**已是别人的天下,心里老大不**快**。再加上**老板娘邓季惺**在财务上管得紧,一向**爱吃卵粮**的张友鸾、程大千更加**愤懑**。

还好,此时的重庆《新民报》**晚刊**辞退了陈翰伯,陈铭德从南京请回程大千主持**编务**,程大千才**脱离窘境**。

张友鸾没有**戏唱**,拂袖而去,拉了**酒友兼同事**郑拾凤自立门户,去办他的《**南京人报**》。这张报是抗战前他与张恨水共同创办的,战时一度**停刊**。

程大千回大田湾之日,编辑部的人都**出动欢迎**,围着他**询问南京的情况**。因为程大千**幽默风趣**,此后几天,家里坐满人,听他讲一路的故事和**南京见闻**。

他的母亲和妻子也随他到大田湾,妻子**蒋范胸**有**残疾**,婆媳俩都是**烹饪好手**。他时常邀同事到家做客,“你**不怕辣**的话,常到我家便饭:正宗**成都味哟!**”

一个**游子的热情邀约**,在于他漂泊思乡的**寂寞**。离开家乡**华阳**,他时常想起**铜瓶**里的**笑容**,想起**芬芳**的**腊味**,或者**少年时**的一次**溜冰大会**。

“**西伯利亚的寒气**,有时为这儿送来一点**瑞雪**,旅人就会更加**想念故乡**。”所以,他在《**重庆客**》中说,“**作客重庆的人**,在梦里也没有忘记过**故家的杨柳与桃花**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